

南乔

“亲中”是原罪吗？！

当美国试图用一场公关秀重描“民主”画皮时，它向柬埔寨抢下的制裁大棒露出了美式“民主”的霸权獠牙。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8日表示对柬埔寨实施武器禁运和新的出口限制。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声明中表示，此举旨在“敦促柬埔寨政府在解决腐败和侵犯人权问题上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并努力降低中国军队在柬埔寨的影响力”。

连日来，美国数次对柬埔寨使出长臂管辖的套路，就在11月，美国也以“涉嫌在中国承建的海军基地项目中存在腐败问题”为由，宣布制裁两

名柬埔寨高级军事官员。

对此，《南华早报》援引密歇根大学韦瑟外交中心主任西奥西阿利的评论表示，华盛顿“可能已经决定棍棒比胡萝卜更有前途”。

今年下半年，拜登政府开始加大重返东南亚的步伐，多名高官高级官员先后造访东盟国家。6月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表示“严重关切”中国在柬建立“军事设施”，8月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声称“无意”逼东南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此次却以“亲中之罪”对柬埔

寨抡起大棒，赤裸裸地宣告所谓美式“民主”的虚伪，更暴露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焦虑和冷战思维。

军事上，美国一方面大肆渲染中国在东南亚搞军事“威胁”，而另一方面，其以“航行自由”为名的军事活动却在南海愈演愈烈。9月美澳联盟核潜艇协议的推出，让东南亚国家深陷“核冲突”的恐惧。

12月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太平洋威慑倡议”预算额度达到71亿美元，比此前

五角大楼围绕该倡议提出的50.8亿美元预算需求多出将近21亿美元。

经济上，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以及贸易代表戴琪近来大肆鼓吹“印太经济框架”，试图重塑芯片等高新技术产品供应链，加强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让该地区继续成为美国主导的供应链结构的附庸。

究竟是谁在制造威胁与对抗？通过上述种种，人们一目了然。不过，试图以冷战方式重返东南亚，美国真能够如愿吗？

正如西奥西阿利所言，美国对柬埔寨的制裁只会将其进一步推向“中国的角落”。鉴于柬埔寨目前正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因此这还“可能抑制东盟对整个地区挑战的能力，如经济复苏和新冠疫情大流行，对东南亚产生不利的长期影响”。

对于美国这一系列制裁，柬埔寨首相洪森这样回应：这些具有政治动机的制裁，无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对于柬埔寨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洪森从不避讳。在今年5

月的一场国际会议中，他直言“如果不依赖中国，我还能依赖谁？”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罗伯特·萨特日前撰文表示，“在东南亚，美国正在走向失败。”在萨特看来，东南亚国家很清楚，美国只是将阶段性的注意力放在该地区，并无意真正致力于东南亚的发展，而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内部问题表明，“这个国家无法在海外发挥领导作用”。

下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展开“迟来”的东南亚访问。不管他愿不愿意承认，最终他都会明白，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亲中”并非什么原罪，而是面向未来、共建繁荣家园的必然选择。

古老的影戏也不被宽容？



本报评论员：余凡

少壮派宗教教师卡立特(KB)向来以激进而“不宽容”的言论闻名，尤其是常以某段教规将某些民俗或事物指为“不清真”，还公开警示穆斯林们别与其他宗教人士结为亲近的朋友，而受到各界舆论的质疑。虽然他很快致歉，但激进思维冥顽不改。

最近，社交媒体上热传他前段时间讲道的视频片段，有位爪哇族信徒因喜爱“影戏”(Wayang)而提问求解；卡立特先在口头上表示对民俗的“尊重”后说：“我们应该将教规民俗化，而不是把民俗宗教化。”最后，他开导信众：“既然已皈依宗教，皮影就应该被销毁，或者说，应该被移除！”在社交媒体引发了如潮般的反对声浪。

《呼声网》(Suara.com)于13日报道，考虑到“影戏”是在民间广受喜爱的传统文化遗产，至今仍在很多群众集会节目中成为主要活动之一。为此，很多民众纷纷向著名的民族文化学者求教以解开疑惑，其中包括名闻遐迩的苏吉沃(Sujiwo Tejo)。

然而，苏吉沃并不给予正面答复，他在推特(Twitter)账号写道：“我接到特别多关于皮影戏不清真而应销毁的提问，但我一个也不答。”并对记者作出饱含深意的比喻，对宗教的修悟理解就像高等教育设置的几个学期(semester)，那些已达博士(doktoral)阶段的宗教学者，并不一定需要对一些初入门(TBT)的宗教认知做出反应。

另外，他还在推特抒发己见：“想要消除影子(影戏)的人，请先消除自己的影子。起初一切都阴暗，有了亮光才能看清事物；亮光

即智慧，但亮光必将造成影子。”“那就是为什么影戏里所描述的故事都是超现实的传说。”语含双关，催人思考。

《共和国》(REPUBLIKA.CO.ID)于13日称，卡立特关于“影戏有违伊斯兰教规”的视频引起网媒聚焦，巴如玛斯(Banyumas)地区的“印尼影戏艺术团体”(Pepadi)理事班庞(Bambang B.Aji)将向国家警察(Mabes Polri)刑侦厅提控，卡立特讲道时若只说“伊斯兰教规禁止影戏”那就算了，但他说出“影戏最好被移除”，这实在伤人。班庞表明已与中爪哇省及邻近各县的Pepadi团体沟通，寻求大家的合作与支持。

“影戏”是印尼数个民族传承的文化艺术，有包括“皮影”等6个以上不同的流派。是一代人汇集各种适应社会规律及丰富经验的结晶，这不仅体现在其艺术表达的手法和形式，还包含了深厚的人生哲理，以及社会民众与时俱进的道德及伦理观念。

班庞还慎重地提醒，“九大长老”(Wali Songo)在努山达拉群岛，尤其是爪哇岛宣扬伊斯兰教时，以影戏作为讲道的媒介，卡立特对影戏的言论无形中贬低了先贤的智慧，若让民众认为先贤也做了“不清真”的事，那是十分危险的隐患。这一些“有心人”对本地文化艺术的蔑视，引发了民众的冲动(impulsivitas)，不利于殊途同归的国家路线，排挤或非议本地多元性文化，意味着影响相关艺术工作者的谋生之路。

事关所有影戏艺术家(Dalang)的名誉和生计，班庞表明Pepadi协会将向警察刑侦厅(Bareskrim)提出诉讼。“不过，我们给予2天时间，希望卡立特在公众媒体上发表正式的道歉声明，经过主流媒体或社交媒体都可以。”体现了极大的理智与宽容。

卡立特随即在网络视频上表达对影戏艺术家及爪哇族群的歉意，澄清那段“讲话”本是为“悔改的信徒”释疑的个人对话，是按伊斯兰教义进行开导，并没有对影戏不敬之意。他重申在全程讲话中，全没提过“影戏不清真”这句话，是被媒体误解了。

网红政论员阿古斯(Agus Mar)在其KBN Nusantara平台的视频谈话中说，政府虽然依法解散了几个激进组织，但其骨干分子却四散隐蔽，伺机兴风作浪。他们捏造抹黑、挑拨离间，攻击政府高官、军警部门及不同政见者，破坏国家的团结统一。卡立特显然属于这一伙，他向“影戏”发难的方式，与艾迪侮辱东加省达雅族的手法相似。

阿古斯还警示别让激进组织和恐怖分子把国家带向如同中东的乱局，政府绝不能被他们的假面具所迷惑，军警及治安单位必须下大力气整治，不可姑息养奸。广大民众也不能再沉默旁观，必须肩并肩联合行动，揭发激进分子，支持政府的执法行动。

反恐特警部队(Densus88)于10日在朋古鲁省(Bengkulu)逮捕CA、M及R三名涉嫌恐怖主义人士。14日，来自苏西省的EP计划在廖省甘巴尔县(Kampar)发动恐怖袭击被抓。特警同日在中爪哇省逮捕RAB、AJ为首的4名嫌犯，在峇当县(Batang)逮捕MF及NR，也都涉嫌恐暴。他们有的是政党、协会理事，长老或讲师；形势已经不容忽视。

多家媒体15日报道，印尼伊斯兰长老协会(MUI)主席科利尔(M.Cholil Nafis)于14日为“影戏”事件表态，从伊斯兰教规的视角来看，影戏可以作为宣扬教义的艺术作品。证明“影戏不清真”的论调，是来自极端狭隘的视角，是激进主义的“不宽容”！

理想不是幻想

泗水：王伟球

处世人生说：理想不是幻想，幻想是空幻的想法，是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胡思乱想，想东想西，漂忽不定，没有一定的命理，没有一定的目标，幻想是一种随意思想，想到哪里，算到哪里，就做到那里。

理想是一种还未实现的梦想，但理想不是幻想，它是一种慎密的思考，详细的计划，有目标，有步骤，一旦付诸行动，就能循序前行，假以时日，一定可以水到渠成，梦想成真；理想是一个人的抱负，理想是自我的期许。

人生在世，一个人应该知道活着能做什么？想什么做什么？人贵自知，有几分力，能做几份事；如果身体虚弱的人，勉强举起沉重的东西，一定不胜负荷，但一个身强力壮的人，如果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就算有远大理想，也是一种幻想而已。

中国古代有位贤人云：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现代人也每天以三件事反省自己：我今天想做什么？我今天在做什么？我今天应该做什么？

人生是很苦的，忧愁多于喜乐，生活中人不是要什么就有什么，人生大半的是事与愿违，所谓心想事成，万事如意，都是世人向人祝福的话；其实真实的人生，虽然不如意的事，十常有八九，但也有十之六七的。如果以月亮的阴晴-圆缺来看人生的悲欢-离合，人应该有满足感才对。

天生万物，难得能够圆满周全，但

人所以能成为万物之灵，因为人有强烈意志力和勇气，能够承受各种苦难，更有追求的决心和毅力。

人不但有逆来顺受的耐力，有承受天赋的能力，人还有不服输的精神，勇于向恶劣的命运挑战，面对有限的人生，人更能够突破苦难，开创卓越的前景，奔向远大的理想，理想就是信心的远景，信心是推动理想的力量，一个人失去了信心，就失去了一切理想。

幻想是绮丽美好的，是千奇百态的，就像绚丽的泡影，但不会长久，一旦被戳破，变成空幻了，所以我们做人不如脚踏实地，一步一印筑梦成真；人生在世，世上每个人的理想都不一样，但实现理想的原则是一样的，最后胜利都是那些有理想，有信心，有坚韧心的人。

理想与幻想，相似却不相同，因为幻想是虚为空泛的，虽然美丽幻影令人迷恋，陶醉，但泛乏奋斗意志，幻想就是空想，不存在的，是失败者逃避现实的短暂净土；所以你若想美梦成真，绝不能整天沉醉于虚无空泛的绮丽幻影里；所以你要勇敢地面对血淋淋的残酷现实中，必须亦步亦趋，屡仆屡起，不畏艰难地向理想挺进。

理想不只是目标，理想也是提供努力方向，一个人光靠美丽远景是无用的，应该设法如何才能实现美丽远景，如何为现实美丽远景而努力。

人生的理想，虽然不能一一实现，但只要我们努力下功夫，多一分努力，就会多一分胜标，做人我们不能只活在幻想梦中，生活中我们不能与现实生活脱节，因为理想不是幻想，只要我们拥有坚强意志与信心，理想必会成真。



漫画 王锦松 (原载《联合早报》)

漫画与身份认同——加纳斯(张朝山)(3)

瑟诺·古米拉·阿吉达尔玛 (SENO GUMIRA AJIDARMA)



《血溅沙努尔海滩》

努山达拉观民族主义思想

《鬼洞盲侠》中的主人公在印尼群岛四处流浪，却从未说过一句“印度尼西亚”。直到这位盲侠勇士出现在峇厘岛的丹波拉山上

的狼人》(1969)才意识到这一点，这个过程也在松巴哇岛出现。从这段故事开始，狼人雷奥成为这个系列故事的主角，他也出现在《绿色地狱》(1972)、《科莫多火龙》(1975)、《林贾尼火山口幽灵》(1976)、《反抗幽灵狼》(1979)和《松巴》(1983)。

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鬼洞盲侠》漫画系列有“努山达拉观”情结，新秩序时期阿里·穆尔多波(Ali Moertopo)经常宣传这种思想。在《鬼洞盲侠》系列连环漫画中，除了宣扬惩恶扬善的精神，加纳斯也总是在其作品里展现独一无二的本土风情，换成异国情调反而不适宜。因为无论盲侠去到哪里，他总要面对人性的悲剧。他对人性的描述非常深刻，可以看出在面对印尼华人问题上具有一定的解放性思想：人本身的价值观不应为其族群身份所决定。

加纳斯作品《血溅沙努尔海滩》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呈现民族主义思想，我将对此进行简单的分析。这部连环漫画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峇厘岛沙努尔有个村庄每逢大丰收的时候总会遭到凶恶的强盗抢掠，这伙强盗实力强大，有数百人之多。因此，村民派一位名叫马德·努拉(Made Ngurah)的老人前往爪哇岛寻找可以帮助他们打倒强盗团伙的勇士。

老人找到了七个勇士。从七勇士的出身地可以看出民族主义思想开始萌芽：巴尔达·曼德拉瓦塔来自西爪哇，达恩·曼尔屯东(Daeng Martundong)来自望加锡，拿督西古拉古拉(Datuk Sigura-gura)来自沙摩西岛(Samósir)，巴蒂赫·曼塔拉韦·盖博·同库尔(Patih Mandalawe Kebo Dungkul)来自东爪哇，拉哥拉(Lagora)则是来自布吉斯的渡船船长，加上吉托(Gito Si Bocah)以及读者们一开始已经接触到

的角色——拿督西古拉古拉的女儿萨拜(Sabai)。

必须要提到的是，七勇士拯救村庄的故事可以和另外两部电影的故事相比较，也就是《七武士》(黑泽明 Akira Kurosawa, 1954)和《豪勇七蛟龙》(John Sturges, 1960)。黑泽明的许多电影是公认的杰作，但传播最广泛的商业电影肯定还是西方的好莱坞电影。《血溅沙努尔海滩》确实对《七武士》有所借鉴。虽然加纳斯看过好莱坞电影《豪勇七蛟龙》的可能性更大，但吉托背着一把大剑的形象活脱脱就是《七武士》中三船敏郎扮演的角色。而盲侠解救被惯犯用饮料诱拐的孩子的情节也有相似之处。可以说，加纳斯巧借了《七武士》中的话术和思想，并创造性地在《血溅沙努尔海滩》中加入了自己的风格特色。

首先，在《血溅沙努尔海滩》的七勇士身上能找到

民族主义的身影：各族武士联合起来保护峇厘岛某个村庄免遭恶势力压迫。其中蕴含的“殊途同归”概念正是加纳斯的身份认同观。这部作品的伟大之处并非只是与上面那两部外国两部影视作品有相似之处，而是在于，虽然故事背景发生在努山达拉，且其中并没有华裔角色，但推敲故事发生的时间，“殊途同归”的概念可以说对饱受意识形态压力的华族群体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血溅沙努尔海滩》支线情节决定了整个故事的戏剧性，即达恩·曼尔屯东的故事。他在南苏拉威西乘马车游玩时，遭遇强盗团伙袭击，身怀六甲的妻子和孩子被生生抢走。这个强盗团伙的首领是达恩妻子的继父穆尔塔罗(Murtaro)，他对自己的继女心怀不轨。达恩在巴洛波地区成功救出了自己的妻子，随后妻子生下了

儿子吉托(Gito)，但吉托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姓名。达恩从来不知道勇士之一的拿督西古拉古拉曾救过他的妻子，而被强盗们抢走的吉托后来也成功逃脱。达恩的妻子分娩后去世，他们的孩子萨拜由拿督抚养长大。

上述情节增添了故事的戏剧性。因为达恩无意中看见萨拜戴着妻子给的项链，因此他不断地去找拿督的麻烦。而勇士们正在紧张地对付强盗们。爱着萨拜的吉托在死前把母亲的项链送给萨拜，而这一切都被达恩看到了。因无法改变的黑暗诅咒，他们都将离开人世。因而拿督说出了他知道的事情，达恩在临死前也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萨拜。最后，孑然一身的萨拜在峇厘岛定居，而盲侠在埋葬了那些勇士后继续流浪。拿督的话“浪迹天涯，四海为家是流浪者的宿命”再次体现了加纳斯的印尼民族主义思想。(Ajidarma, 2007; 参阅 Kompas, 20 Agustus 2006)。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